

The
Discovery
of the Child

发现孩子 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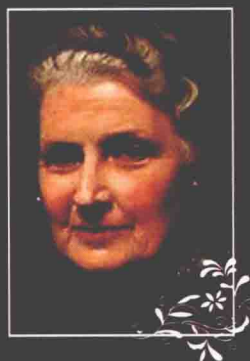
[意] 玛丽亚·蒙台梭利 著
Maria Montessori
龙玫 译

中国蒙台梭利专家协会审定推荐

蒙台梭利早教经典原著注译本
全球37种文字出版，至今畅销70余年

幼儿教师最佳教学辅助教材。
通过游戏发现每个孩子独特的天赋，并使其最大化，
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爱。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发现孩子的潜能

The Discovery of the Child

[意] 玛丽亚·蒙台梭利 著

Maria Montessori

龙玫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孩子的潜能/ (意) 蒙台梭利 (Montessori, M.) 著; 龙玫译.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454-3252-7

I. ①发… II. ①蒙…②龙… III. ①儿童教育—研究 IV. ①G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691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镇西田各庄村)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270 000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454-3252-7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导言

玛丽亚·蒙台梭利，20 世纪享誉全球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她创立的蒙台梭利教育体系近百年来一直对幼儿教育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今以她名字命名的蒙台梭利学校遍及世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蒙台梭利 1870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意大利的基亚拉瓦莱，1894 年她作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学医的女性和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毕业于罗马大学，1899 年她开始进行一项关于智力缺陷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她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在她监护指导下的智障儿童通过了全国正常儿童读写考试。蒙台梭利得出结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年幼的正常儿童身上。1907 年她在罗马创办了第一所“儿童之家”，在这里，她运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进行教学。几年后，这些普通的贫寒儿童的心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个个变得独立、自信、自律而有教养。她在实验、观察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崭新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教学方法，轰动了整个欧洲。

关于这些儿童神奇转变的报道，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儿童之家”成立了。这种带来革命性改变的蒙氏教育法，赢得了世界各国同行们的尊敬和崇高评价。英国教育家称她为“20 世纪赢得世界公认的、推进社会

科学和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美国教育家赞誉道：“当代讨论学前教育问题，如果没有论及蒙台梭利体系，便不能算完整。”德国教育家更是盛赞：“在教育史上，能像蒙台梭利教育法这般举世瞩目的并不多见。这是唯一超越国家、种族、宗教差异，并在全球普及和推广的教育理念和系统教育方法。”

迄今为止，蒙台梭利的著作已被译成 37 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都成立了蒙台梭利协会或设立了蒙台梭利培训机构。在日益重视早期教育的中国，以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为基础创立的培训机构和幼儿园，也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和认可。

为了让国内读者全面了解蒙台梭利的思想，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蒙台梭利早教经典原著注译本”系列，力求做到原汁原味，真实而准确地传递原著精髓。希望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通过对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学习，真正发现孩子、了解孩子，在生活中扮演好观察者的角色，尊重孩子的内在需求，为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而自由的环境，让孩子适时、适性地自发成长。

《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的第一本儿童教育专著，1912 年在美国出版，旋即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这本书正是她对自己所创立的“儿童之家”的经验总结，是对她所进行的教育实践背后的理论原则的揭示。书中向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介绍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指导原则，配合书中所提供的方法，孩子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自发地主动学习、独立思考、自由成长。

《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一部系统阐述蒙台梭利方法和“儿童之家”教具使用的操作手册。蒙台梭利在美国传授教育方法期间，应无数对她的教育方法感兴趣的家长和老师的请求，写下了这本操作性手册。让老师和家长更易理解蒙氏教育方法的精髓，并指导儿童自由、健康地成长。这本手册提供了“儿童之家”运用得十分有效的教学用具，以及相应的教育原

理与方法，堪称家长和教育者的必备手册。

《童年的秘密》，童年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儿童是“成人之父”，只有发现和解放儿童，我们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本书揭开了儿童成长的奥秘，提出了一系列极富革命性的理念。书中详细阐述了儿童有吸收力的心智及其功能、身心发展的敏感期、重复操作的重要性、导向内在约束的自由、工作中的专注和快乐、社会性发展等，是一本了解儿童发育和成长秘密的最生动的著作。

《发现孩子的潜能》，在这本书中，蒙台梭利揭示了培养孩子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描述了孩子的特性。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需要去观察并对外界作出反应，去学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为此，蒙台梭利一直致力于打破已有的传统教育，寻求发现孩子和了解孩子的新方法，以让家长和教育者认识到，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即便是对那些非常幼小的孩子进行教育，我们的目的也不应是为他们上学做准备，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有吸收力的心灵》，蒙台梭利的封笔之作，集其理论思想和方法之大成，是蒙台梭利最知名，也是最能体现她革新思想的一部作品。这本书代表了她晚年的部分教育思想，极为令人称奇的是蒙台梭利的想法远远超越了她的同行们在教育以及心理学领域的认知。如，儿童有一颗“有吸收力的心灵”，他们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婴儿的语言并非来自于母亲，而是向周围环境学习的结果；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不是大学，而是出生后的最初三年，那时学到的知识最多、最密集，等等。正如英国蒙台梭利学会会长克劳德·A. 克莱蒙特所说：“如果我称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著作（《圣经》除外），也许有些言过其实。然而，对人类的未来福祉而言，我确实无法找出还有哪本书比这本书更有价值。”

再版序言

在本书意大利文第三版问世之际，我感到有必要为其的再版之举“正名”——该书成书于我工作伊始，42年后再次出版，我倍感抱歉——纵使我的初衷从未改变，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们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身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最高期望，因而不得不在不彻底改变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更新本书。条件不允许我全部重写，那将需要用到一大批遍布全世界的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心理学和教育领域的专著。尽管其中一些已经出版了，例如《童年的秘密》(*The Secret of Childhood*)、《有吸收力的心灵》(*The Absorbent Mind*)、《新世界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New World*)、《潜能教育》(*Educating the Human Potential*)、《心算》(*Psycho-Arithmetic*)、《心理几何》(*Psycho-Geometry*)等等，但还有许多书尚未出版。

在这一版中，我只想试图澄清某些问题，尤其是指明一个事实：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创立了新的教育方法，而且得出了结论。而这一结论已经隐藏在本书的书名——《发现孩子的潜能》当中。

在本书的前几章，我简要介绍了工作的最新进展，但读者需要谨记一点：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成书于我们工作的初始阶段，因而常常提及当时盛行的科学理论与实验，或是当时人所熟知的情境。世易时移，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的工作亦然；我们的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和巩固。我

们坚信：人类的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其中最紧迫的便是和平与团结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有在人们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儿童，在其人格形成阶段，激发他们的巨大潜能，才能得以实现。

玛利亚·蒙台梭利

1948 年 11 月，写于浦那

目 录

- 第一章 挖掘孩子潜能的科学教育法 · 001
- 第二章 方法（论）溯源 · 016
- 第三章 “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方法 · 035
- 第四章 儿童应该回归大自然 · 056
- 第五章 运动教育 · 067
- 第六章 感官训练工具 · 086
- 第七章 用感官训练工具训练儿童 · 093
- 第八章 感官训练概论 · 131
- 第九章 教师授课的原则 · 137
- 第十章 教师需要掌握的授课技巧 · 141
- 第十一章 对偏见的研究 · 151

第十二章	增强儿童的感官能力	• 160
第十三章	教儿童学习书面语言	• 170
第十四章	对书写机能的分析	• 185
第十五章	教儿童如何阅读	• 208
第十六章	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	• 220
第十七章	数数：算术入门	• 238
第十八章	绘画与表现艺术	• 253
第十九章	音乐入门	• 258
第二十章	“儿童之家”的纪律	• 265
第二十一章	结论与印象	• 280
第二十二章	胜利的战车	• 283
附录 1	工具呈现的等级与顺序	• 287
附录 2	1907 年在第二所“儿童之家”成立典礼上的就职演说	• 289

第一章

Chapter 1

挖掘孩子潜能的科学教育法

塞吉所言不虚，当今社会日益彰显的迫切需求便是重构教育教学方法。为此项革新奋斗，即为人类复兴而奋斗！

我的本意并不是打算写成本科学教育学专著。这些笔记尚不完善，也很朴实，只为将有趣的教育经历呈现给大家。这一教育经历开启了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之门，使其在不改变思辨原理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在教育中运用科学实验。

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观点：教育应当摒弃纯粹的空想，而应像医学那样，将自己的理论根基建立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之上。从韦伯（Weber）^①、费希纳（Fechner）^②到冯特（Wunde）^③和比奈（Binet）^④，生理心理学或实

① 韦伯（1795—1878），德国解剖家、生理学家，感应心理学和物理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② 费希纳（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

③ 冯特（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的创立者，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

④ 比奈（1857—1911），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

验心理学已经演化成了一门新科学。这门新科学似乎注定要为新教育学提供基础，正像老派形而上学心理学为哲学教育学提供“装备”一样。同时，形态人类学（Morphological Anthropology）在儿童生理研究中的应用，也成了新教育学发展的强大助力。

然而事实上，科学教育学（Scientific Pedagogy）体系却从未构建起来，也没有人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我们经常谈论的只是一种模模糊糊但在现实中尚不存在的概念。

若干年前，意大利曾兴起过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School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这些学校是由颇有阅历的医生创建的，目的在于用新教育方法培训教师。

这些学校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全意大利教师的赞许。甚至在新理论从德国和法国引入意大利之前，意大利人类学家就已经令意大利的教师着迷于仔细观察不同成长阶段的儿童，并率先采用了精密的测量工具。例如，塞吉（Sergi）^①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四处传播一个理念：通过科学观察寻找教育体系的革新途径。塞吉常说：“在当今社会，重构教育法、授课法已然刻不容缓。为此而奋斗，即为人类复兴而奋斗。”

塞吉的作品后来汇集成册，名为《教育与训练》（*Educazione ed Istruzione*）。这本书登载了他在推进新教育运动过程中的一系列演讲和大会发言。

数年来，我一直在为一种人类训练和教育的理念而奋斗，我思考得越深入，就越深信它对人类教育是有用的。这个理念是：要通过自然的途径达成目标，我们就必须通过对人类，尤其是对儿童的观察，收集大量、精确的数据，而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真正的教育，虽然并不在于测量头围、身高之类的项目，但这类方法却

^①塞吉（1841—1936），20世纪初意大利人类学家。他是玛利亚·蒙台梭利的老师。他的地中海人种概念是20世纪初重要的种族理论。

指明了通往教育的途径。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没有直接了解的对象施行教育。

在书中，他声明：他坚信人类复兴之路就藏在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对受教育者进行的系统研究之中。

塞吉的理论让人确信：一旦通过实验法了解了个体，教育的艺术也自然会水到渠成。然而，这常常令塞吉的追随者感到困惑，使他们常常对儿童进行实验研究和对儿童进行教育相混淆。因为对儿童的实验研究看似正是实现儿童教育的途径，因而教育人类学被冠以“科学教育学”之名。他们高举着“个人成长记录表（Biographical Chart）”的旗帜皈依新体系，深信一旦学校扬起这面“战旗”，便会大获全胜。

因此，在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不过是指导教师掌握人类学测量方法、使用感官测量工具，并学会收集案例。这样，一支科学教师队伍就算培养完毕。

实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大同小异。法国、英国，尤其是美国，纷纷在小学开展了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研究，幻想人类学和心理测量学能引发学校的变革。

在后来对个体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始自冯特的心理学，继之以比奈的测试——但这种含混不清的现状并未改变。甚至这些研究几乎从未交给教师来开展，而是医生在主导。通常，医生们对医学研究的兴趣远胜过对教育的关注。他们寻求的是对实验心理学或生理测量学有所贡献，而不是在我们期待已久的科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上组织工作、整合研究结果。简言之，人类学 and 心理学从未真正用于学校的儿童教育，也从未培养出真正达到科学家水平的教师队伍。

然而，教育的进步要求二者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实现真正的融合。这种融合将把科学家直接带入教学这一重要领域，也能提升教师当下较低的教学水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罗马建立了一所教学大学（University School of Teaching），期盼将教育学从哲学的二级分支的从属地位，提升为

一门像医学那样的独立科学，并涵盖广泛的教学领域，如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等。

这些学科继续各自发展，而教育学仍停留在旧的哲学体系中——它萌生于此，却无人过问，听之任之。

当代教育学对科学的关注不及对人类和文明的关注。而人类及其文明只有一个“祖国”，那便是全世界。在如此崇高的事业中，所有曾经做出贡献的人，哪怕是那些努力尝试却未获成功的人，也应当获得整个社会的尊重。

我们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仿佛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部位，或是处在不同年龄段的同一个人。我们相信：那些追随我们的人必将达成目标，因为他们前面的人信念坚定、努力、不懈奋斗。我们同样也相信：通过枯燥地搬运坚硬的“实验研究之石”，我们可以在学校的颓垣断壁上进行重建。

我们对唯物论和机械论报以过高期待。正因为如此，我们便错误地踏上了一条羊肠小道。唯有走出其间，才能找到正确的教育后世的方法。

让教师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我们尽可能细致入微地给他们讲解了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验，也不过是制造了功用可疑的机器而已。单靠给教师示范如何做实验，当然无法培养出新教师。然而，更过分的是，我们把教师们留在了实验科学的门槛边，却不允许他们进入更宝贵、最深奥的领域——那里才是真正培养科学家的所在。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家呢？

科学家不是只会在物理实验室里操作仪器的人，也不是仅能掌控各种化学反应的人，更不是只会制备标本放到显微镜前查验的人。助手或实验室工作人员往往才是拥有十分熟练的实验技能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才称之为“科学家”：他们将实验视作带领他们探寻生活的深刻真理、揭开事物神秘面纱的途径，并在追求过程中，他们内心滋生出对神秘大自然的爱意，激情四射以至于忘却了自我。科学家不是会运用不同工具的人，而是懂得大自然的人。这种崇高的热爱表现于外，便像修

道士一般，虔诚到忘却了周围的世界，心里只有实验室，不修边幅。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忘我的状态。真正的科学家就是那些经年累月盯着显微镜以致失明的人；那些为了钻研病毒传播方式而故意感染肺结核或者霍乱的人；那些明知某些化学混合物可能会产生爆炸仍然去制造的人。

正是在他们面前，大自然揭开了自身的秘密，并用发现真理的荣耀来回馈他们的不懈努力。

科学家拥有的这种“忘我精神”，远远高于任何“操作技能”。当科学家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操作技能时，他们才能登上该学科的顶峰。他们贡献给科学的，不仅是对自然界的新发现，还有新的哲学理念。

我个人以为，我们更应当注重培养教师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操作技能，即我们的目标应当指向才智，而不是器材。

例如，过去认为教师的科学训练就是特定的操作技能交流，毫无把小学教师培养成理想的人类学者、专业的实验心理学家，或是婴幼儿卫生专家的意愿。只是把他们领向实验科学领域，教给他们如何操作各类工具。同样，现在必须激发教师的“科学观”，虽然他们的工作仅局限在学校这一独特领域。

我们必须唤醒教师心中对自然现象的兴趣，直到他们热爱上大自然，体验到实验后等候结果的那种焦急与渴望。

科学工具好比字母表，想要读懂大自然，就必须掌握它们。正如蕴含伟大思想的著作需要依靠字母拼成每一个单词一样，大自然也要通过实验技巧才会揭示出它无穷的秘密。

如果印刷足够清楚，任何人只要学过简单的拼读，就能机械地阅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所有字词。

只学会做实验的人，就好比只能拼读出识字书中词语的字面意义的人。如果我们把对教师的培训局限于技能的获得上，就好比是让他们停留在识字水平上。

我们必须将教师培养成自然精神的阐释者，就像学会了拼写的人，有

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能够透过文字符号，读懂莎士比亚、歌德或是但丁的思想一样。

显而易见，这两种阅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且“路漫漫其修远兮”。然而，我们会犯下“机械阅读”的错误也是合乎情理的。学过识字书的孩子，就误以为自己学会阅读了。当他们能看懂商店的门牌、报纸的名称，抑或映入眼帘的每个字、词时，便会天真地认为，只要走进图书馆，他们就能理解所有书籍的内涵了。然而真正去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懂得机械阅读”毫无意义，他们得重回学校去念书。

我们在培养新教师时，只教给他们人体测量方法和心理测验，就等于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先撇开培养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教师”的困难不谈，甚至不用去试图罗列这类培训项目，因为那会偏离主题。相反，只需假设通过长期、耐心的练习，我们训练好了教师如何观察大自然，并且已经引导他们达到了如动物学家一样的境界：一大早来到树林和田野里，观察他们感兴趣的昆虫家族的活动。他们可能步履疲乏，精神却高度集中——他们只惦记着如何尽量少暴露自己，以便仔细观察昆虫们持续数小时的自然活动。

假设这些教师已经达到了科学家的境界：能够守着显微镜观察原生动物的自发活动。对一位科学家来说，这些微小生物互相避开的方式、选择食物的方法中都蕴含着朦胧的智慧。接着，他用电击干扰它们宁静的生活，再留意有些群体聚集在了正电极周围，而另一些则在负电极四周集合。再将它们暴露在一束强光下，发现一些小家伙朝着光亮奔去，而另一些则逃离光源。他通过这些方式来研究它们的不同反应，试图探究令这些生物感受到吸引或排斥的刺激，跟它们之间相互避开或寻找食物的属性是否相同。换言之，这位科学家想了解这类运动是由某种意识指挥的，还是源于自然本能，而不是跟磁铁和铁似的物理吸引或排斥。我们也可以想象：假如这个科学家突然发现已经是午后两点了，随后意识到自己待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家里，反倒觉得高兴不已。因为如果在家的话，早就有人叫他吃午饭了，

那会打断他那有趣的观察过程。

假使教师已经脱离了自我的特殊训练，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能感受到自己对观察自然现象有着同样的兴趣，只是程度比科学家稍弱一些。即便如此，他们的准备仍不充分。

工作的独特性，注定了教师要观察的不是简单的昆虫或细菌，而是人。而且他们要观察的，不是那些跟他们清晨醒来观察的昆虫一样忙忙碌碌的大忙人，而是那些智慧生命正在苏醒中的小人儿。

渴望成为教师的人，必须对人性感兴趣，因为教师与学生这对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联系比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跟大自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既然这是一种更亲密的结合，也就必然更加令人愉快。

一个科学家如果不做出一定的牺牲，是不会热爱他所研究的昆虫或者化学反应的。这种牺牲对任何一个对观察对象没有感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一种生活的扭曲，一种殉道。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加简单、令人愉悦。它并不是任何天才的特权，而是普通人无须费力就会的。当教师习得了“科学精神”之后，应当告慰自己很快就会在观察中体验到这种快乐了。

要了解精神准备，我们一定得试着走进耶稣最早的门徒的头脑中去。他们听耶稣讲到一个神的王国，它比他们在地球上见到的任何王国都要伟大得多。于是他们好奇地问道：“主啊，谁才是天堂里最伟大的人呢？”耶稣怜爱地抚摸着一个小孩子的头——那个小家伙正虔诚而又好奇地凝望着他呢——回答道：“不论谁，能够拥有孩童般纯真的心灵，他就是天堂里最伟大的人。”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其中的一位听众的样子吧：他满怀热忱与崇拜，把耶稣的话深深地烙在心里。他带着崇敬与爱戴、对上帝的好奇，以及达到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向往，用心去观察这个小孩子的一举一动。他也许学会了自我完善的适合途径，并能清楚地把它带入装满幼儿的教室中去。但即便这样的人，也还不是我们想要的新教育者。